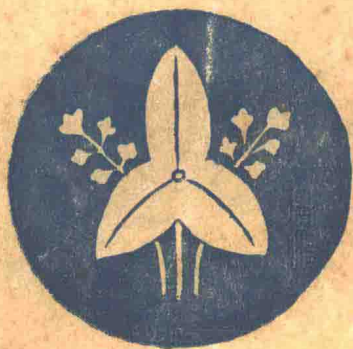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周作人著

澤
瀉
集

北新書局印行

序

近幾年來我纔學寫文章，但是成績不很佳。因為出身貧賤，幼時沒有好好地讀過書，後來所學的本業又與文學完全無緣，想來寫什麼批評文字，非但是身分不相應，也實在是徒勞的事。這個自覺却是不久就得到，近來所寫只是感想小篇，但使能够表得出我自己的一部分，便已滿足，絕無載道或傳法的意思。有友人問及，在這一類隨便寫的文章裏有那幾篇是最好的，我慚愧無以應，但是轉側一想，雖然够不上說好，自己覺得比較地中意，能够表出一點當時的情思與趣

味的，也還有三五篇，現在便把他蒐集起來，作爲苦雨齋小書之一。戈爾特堡 (Isaac Goldberg) 批評藹理斯 (Havelock Ellis) 說，在他裏面有一個叛徒與一個隱士，這句話說得最妙：並不是我想援藹理斯以自重，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裏也還有叛徒活著。我毫不躊躇地將這冊小集同樣地荐于中國現代的叛徒與隱士們之前。

至于書名澤瀉，那也別無深意，——並不一定用楚辭的「筐澤瀉以豹鞞兮」的意思，不過因爲喜歡這種小草，所以用作書名罷了。在日本的「紋章」裏也有澤瀉，現在就借用這個圖案放在卷首。十六年八月七日，于北京。

目錄

序·····	一
蒼蠅·····	一
鏡花緣·····	九
雨天的書序·····	一七
陶菴夢憶序·····	二一
故鄉的野菜·····	二九
北京的茶食·····	三五
喫茶·····	四一

談酒·····	四九
烏篷船·····	五九
苦雨·····	六七
愛羅先珂君·····	七七
死之默想·····	九七
暗辭·····	一〇五
死法·····	一一三
心中·····	一二三
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·····	一三七
新中國的女子·····	一四五

碰傷……………	一五七
喫烈士……………	一六三
閒話四則……………	一六九
鋼鎗趣味……………	一七九

蒼

蠅

蒼蠅不是一件很可愛的東西，但我們在做小孩子的時候都有點喜歡他。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們午睡，在院子裏棄著香瓜皮瓢的地方捉蒼蠅，——蒼蠅共有三種，飯蒼蠅太小，麻蒼蠅有蛆太髒，只有金蒼蠅可用。金蒼蠅即青蠅，小兒謎中所謂「頭戴紅纓帽身穿紫羅袍」者是也。我們把他捉來，摘一片月季花的葉，用月季的刺釘在背上，便見綠葉在桌上蠕蠕而動，東安市場有賣紙製各色小蟲者，標題云「螞蟥玩物」，即是同一的用意。我們又把他的背豎穿在細竹絲

上，取燈心草一小段放在腳的中間，他便上下顛倒的舞弄，名曰「嬉棍」；又或用白紙條纏在腸上縱使飛去，但見空中一片片的白紙亂飛，很是好看。倘若捉到一個年富力强的蒼蠅，用快剪將頭切下，他的身子便仍舊飛去。希臘路吉亞諾思 (Lukianos) 的蒼蠅頌中說，「蒼蠅在被切去了頭之後，也能生活好些時光」，大約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經是這樣的玩耍的了。

我們現在受了科學的洗禮，知道蒼蠅能够傳染病菌，因此對於他們很有一種惡感。三年前臥病在醫院時曾作有一首詩，後半云，

「大小一切的蒼蠅們，

美和生命的破壞者，

中國人的好朋友們的蒼蠅們呵，

我詛咒你的全滅，

用了人力以外的，

最黑最黑的魔術的力。」

但是實際上最可惡的還是他的別一種壞癖氣，便是喜歡在人家的顏面手脚上亂爬亂舔，古人雖美其名曰「吸美」，在被吸者却是極不愉快的事。希臘有一篇傳說說明這個緣起，頗有趣味。據說蒼蠅本來是一個處女，名叫默亞（Muia），

很是美麗，不過太喜歡說話。她也愛那月神的情人恩迭米盎（Endymion），當他睡著的時候，她總還是和他講話或唱歌，弄得他不能安息，因此月神發怒，使她變成蒼蠅。以後她還是記念著恩迭米盎，不肯叫人家安睡，尤其是喜歡攪擾年青的人。

蒼蠅的固執與大胆，引起好些人的贊歎。訶美洛思（Homeros）在史詩中嘗比勇士于蒼蠅，他說，雖然你趕他去，他總不肯離開你，一定要叮你一口方纔罷休。又有詩人云，那小蒼蠅極勇敢地跳在人的肢體上，渴欲飲血，戰士却躲避敵人的刀鋒，真可羞了。我們僥倖不大遇見渴血的勇士，但勇

敢地攻上來舐我們的頭的却常常遇到。法勃耳 (Fabre) 的昆蟲記裏說有一種蠅，乘土蜂負蟲入穴之時，下卵于蟲內，後來蠅卵先出，把死蟲和蜂卵一併吃下去。他說這種蠅的行爲好像是一個紅巾黑衣的暴客在林中襲擊旅人，但是他的慍悍敏捷的確也可佩服，倘使希臘人知道，或者可以拏去形容阿迭修思 (Odysseus) 一流的狡獪英雄罷。

中國古來對於蒼蠅似乎沒有什麼反感。詩經裏說，「營青蠅，止于樊。豈弟君子，無信讒言。」又云，「非鷄則鳴，蒼蠅之聲。」據陸農師說，青蠅善亂色，蒼蠅善亂聲，所以是這樣說法。傳說裏的蒼蠅，即使不是特殊良善，總之

決不比別的昆蟲更爲卑惡。在日本的俳諧中則蠅成爲普通的詩料，雖然略帶湫穢的氣色，但很能表出溫暖熱鬧的境界。小林一茶更爲奇特，他同聖芳濟一樣，以一切生物爲弟兄朋友，蒼蠅當然也是其一。檢閱他的俳句選集，咏蠅的詩有二十首之多，今舉兩首以見一斑。一云，

「笠上的蒼蠅，比我更早地飛進去了。」

這詩有題曰歸菴。又一首云，

「不要打哪，蒼蠅搓他的手，搓他的脚呢。」

我讀這一句，常常想起自己的詩覺得慚愧，不過我的心情總不能達到那一步，所以也是無法，埤雅云，「蠅好交其前足，

有絞繩之象，……亦好交其後足，「這個描寫正可作前句的註解。又紹興小兒謎語歌云，「像烏豇豆格烏，像烏豇豆格粗，堂前當中央，坐得拉胡鬚，」也是指這個現象。（格猶云「的」，坐得即「坐著」之意。）

據路吉亞諾思說，古代有一個女詩人，慧而美，名叫默亞，又有一個名妓也以此爲名，所以滑稽詩人有句云，「默亞咬他直達他的心房。」中國人雖然永久與蒼蠅同桌吃飯，却沒有人拏蒼蠅作爲名字，以我所知只有一二人被用爲諱名而已。

（十三年，七月*）

鏡
花
緣

我的祖父是光緒初年的翰林，在二十年前已經故去了，他不會聽到國語文學這些名稱，但是他的教育法却很特別。他當然仍教子弟做詩文，唯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讀書，尤其是獎勵讀小說，以爲最能使人「通」，等到通了之後，再弄別的東西便無所不可了。他所保舉的小說，是西遊記鏡花緣儒林外史這幾種，這也就是我最初所讀的書。（以前也曾念過「四子全書」，不過那只是「念」罷了。）

我幼年時候所最喜歡的是鏡花緣。林之洋的冒險，大家

都是賞識的，但是我所愛的是多九公，因為他能識得一切的奇事和異物。對於神異故事之原始的要求，長在我們的血脈裏，所以山海經十洲記博物志之類千餘年前的著作，在現代人的心裏仍有一種新鮮的引力：九頭的鳥，一足的牛，實在是荒唐無稽的話，但又是怎樣的愉快呵。鏡花緣中飄海的一部分，就是這些分子的近代化，我想凡是能够理解希臘史詩阿迭綏亞的趣味的，當能賞識這荒唐的故事。

有人要說，這些荒唐的話即是誑話。我當然承認。但我要說明，以欺詐的目的而為不實之陳述者才算是可責，單純的——為說誑而說的誑話，至少在藝術上面，沒有是非之可